

黄花岗杂志特稿：辛灏年发布视频评论中国大陆局势与郭文贵爆料，并怒斥“保共改良派”

（黄花岗杂志社 2017 年 8 月 1 日讯）日前，本刊主编辛灏年先生首次自制视频节目上传至 YouTube 并在推特公开发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节目上下两篇总计近一个小时，为了给没有时间全程观看和身在大陆难以“翻墙”的朋友们提供方便，本刊将辛先生视频的主要内容听写整理为文字版并分段配以小标题，特此分享。

中国大陆局势：中共走向灭亡，人民尚未形成推墙合力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共政局的走向。简单地说，自从薄熙来问题出来以后，中共内部贪腐的状况，中共层层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淫乱、胡来的种种景象，让人们感觉到，中共已经走上了它的最后阶段。这几句话，我在几年前的讲演中就说过了。所谓最后阶段，就是走向灭亡的阶段。我曾经说，这个阶段有多长，要看我们人民自己的努力。我们人民努力了，这个阶段就会缩短；我们人民不努力，这个阶段就可能拖得很长。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局面所呈现的状况是什么呢？一方面，处处星火，因为习近平的“反贪”已经反了快五年，反贪的目的是什么，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清洗异己分子。为了巩固习、王为中心的、为最高的中共统治权力，他们采取了反贪为口号、清洗为目的的“反对贪腐”运动。这场“反腐运动”的结果就是越反越贪，反贪的比被反贪的更贪。反贪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人民感到自己在中共的反贪里什么也没得到，只得到了两条：一个，思想上控制越来越紧，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越来越被封杀；另外一个，人民，普通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底层人民，过得越来越艰难，中共的专制统治犹如装了铁牙的虎狼，人民鸣不了声。这种状况下，它自然会逼出一个现象，就是遍看中国大陆，可谓星星之火遍地皆有，点遍了整个中国。杀贪官的、反贪官的、保卫政府的、打警察的、和警察互斗战胜了警察，到处都有。民间英雄杨佳，和其他跟杨佳一样敢于向中共复仇的人士，他们的故事传遍整个中国，甚至传遍整个海外。这样一个状况说明，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人民的反抗情绪，通过人民的反抗行为，已经开始表达出来，甚至是相当程度上已经充分地表达出来。这就是目前中国大陆的形势，一方面是专制的高压，一方面是人民正在开始的反抗。这种反抗，目前还是无组织的、无规模的，许多的反抗我们还不知道，因为中共封锁消息。但是我想，如果说它是今天中国大陆政治局面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局面的话，那么这个主要局面本身又存在一个非常悲哀的因素——我刚才讲了，星星之火已经点燃，可是悲剧在于星星之火不能燎原，因为它只是星星之火，没有组织、没有方向、没有具体的道路，没有那些有眼光、有远见、有能力的英雄能把人民在更高的理念上组织起

来，一起向专制的堡垒冲过去，就是国内人民所讲的“推墙”。一个人推不倒，星星之火烧不垮，只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人民在燎原的烈火里冲向前去，才能推垮这一堵六十八年以来一直阻挡人民进步的、顽固的专制堡垒。所以，我认为目前的局面就是：星星之火已经点燃，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也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够拿出一个鲜明的目标去替代中国共产党、去推倒中国共产党，我们还不能拿出我们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起，让十几亿人民把拳头攥在一起向这堵专制的高墙推过去。所以个人认为，这个局面属于一个僵持的局面。由于中共感到害怕，所以它在政治上的高压将会越来越强，事实也是如此。由于人民没有组织、没有更高的理念、没有一个通向这个理念的道路，所以人民只能东一锤、西一锤地爆发着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不能凝聚起来推翻中共、建立共和。我们人民甚至还没有问出来，我们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大胆地告诉人民：你是要共匪，还是要民国？我们还没有能够去向我们的人民说，你们是要专制，还是要民主？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人民也非常清楚了，我们不要共产党的专制，我们要那个曾经走向共和的民国，那么我们也是一条道路，甚至是最好的道路，最大公约数的道路。我们要勇敢地提出这个口号来，人民才有方向，才有凝聚和团结的可能。我对当前的局势基本看法如此。

支持郭文贵先生爆料，将星火推向燎原

第二个，我想简单地讲一讲郭文贵先生爆料的事情。郭先生爆料已将近半年了，集中爆料在我印象中也有两三个月之久，我的感觉是，正在中国处在这样一种胶着的局面的时候，历史的机遇来了。这个机遇是谁，它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就是郭文贵先生和郭文贵先生的爆料。

我的感觉很简单，就两句话。第一句话，不管郭先生过去是什么人，也不管郭先生将来还会做什么，今天郭文贵先生的爆料触到了中共的痛处，揭露了中共的贪污、腐化、淫乱、黑暗，所以，所有意在反共、为中国的民主出力的朋友们都应该支持他。第二句话，如果郭先生能够在爆料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地、扎实地、坚定地走上了彻底反共的道路，坚决地、毫无疑问地、绝不回首地走向了人民的队伍，和人民一起，甚至带着人民去推倒共产党、推翻共产党，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去奋斗，那我们就不是支持的问题，而是参加和拥护的问题。也就是说，那就应该支持和拥护。这就是我的两句话。

所以我的看法是，对郭先生的爆料，我们要支持；随着郭先生爆料的发展和他反共意志的愈加走向坚定，我们就应该拥护他。这是一个基本态度，这是一个不能违背的态度。那么，郭先生爆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听到了很多对郭先生爆料的评价，我听到很多深刻的分析，我都非常赞同，而且我非常羡慕他们都走在我的前面。这两

个月来我在干什么？我在看，我在观察，我在思考。我看什么？看郭先生爆料。我在观察什么？我在观察人们对郭先生爆料的反应。我在思考什么？我在思考郭先生爆料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因为这个根本性质决定了我们所有人对郭先生爆料的立场和态度。一句话，郭先生的爆料就是在勇敢地揭露中共最高专制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黑暗。这就是他的性质。这个性质告诉我，这场爆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机遇。所以他的爆料才能够得到那么多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得到我们许多有反共意志、追求民主愿望的国内外青年的拥护，特别是国内的青年。所以现在出现了“郭粉”这个词，我认为那是自然的，成为郭先生的粉丝是很自然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人民是最公正的，他们不计较过去郭先生是干什么的，他们也不会管郭先生将来会干什么，只要你今天在揭露中共最高统治专制集团的黑暗、腐朽，人民就知道了，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贪的比被反贪的还要贪腐百倍、千倍、万倍，习近平政权不是一个反贪的政权，而是一个极端腐败的政权，这才是郭文贵先生爆料的实在意义所在。

正因为如此，所以郭先生本人和他的爆料行为等于是把一个历史机遇带来了，他引发了全中国人民的关心，他让所有的人民——真正的人民，不包括那些贪腐的人，不包括那些附庸的知识分子们——不仅高兴、兴奋，而且举起拳头支持他。所以大家看看，我刚才所说的，星星之火已经点燃，星星之火没有燎原，可是郭先生的爆料为中国大陆人民的星星之火终于推向燎原的这一步，大大地向前推进。这是我们感到很欣慰的，也是我们应该感谢郭先生的。

是否支持郭文贵爆料是民运的试金石

第三个问题，我真地没想到，郭文贵先生的爆料产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客观作用。因为，郭先生的爆料揭露了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贪腐和黑暗，因此，他立刻等于向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竖起了一个标准：是支持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黑暗，还是反对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贪腐；是不相信郭先生揭露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黑暗，还是相信郭先生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黑暗；是挑剔郭先生的爆料，还是认为爆料有意义、有价值，对中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有好处，是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量。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基本的界限，我们再来看看郭先生爆料以后所造成的社会反应，特别在海外的社会反应，那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来，几十年来，为什么海外的所谓“民主阵营”沦落到今天这般境地。自从王炳章被打倒之后，海外的民主阵营可以说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这我不想多谈了。可是，郭文贵先生一爆料，却把这个阵营震撼了。就像一颗炸弹在这个阵营里面爆炸开来一样，把一批人爆炸到了郭文贵先生绝对反的一面，又把另一批人爆到了对郭文贵先生挑剔的一面，也把一些人爆到了坚决地站在郭文贵的身后去推动他爆料这样一个坚决

的、分明的立场上。什么道理呢？那是因为郭先生拿出来材料足以让人民起来造中共的反，所以一切企图保共者，一切三十年来处心积虑要保护共产党，所谓帮助共产党改革、改良者，自然不会赞成郭先生。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只是要保共、只想把共产党保住的人，当然不会赞成他。这些人不想共产党垮，也许有种种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共产党在感情上、金钱上、思想上、政治上，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如果你郭先生要是能够因为爆料引起人民反叛把中共推翻了，他们这一切的联系就会被拦腰截断，这些人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结果。

有一些人人皆知的中共特务，比如高光俊之流，还有一些我暂且不愿意讲出他们名字的特工们，他们是那样疯狂地反对郭文贵爆料，为什么？他们要保主子嘛！

第二，那就是多年来以“保共改良”为自己使命的一批朋友们，改良人士们，他们不愿意郭文贵爆料。为什么？郭文贵爆料了，他们就不能帮助共产党改革了；郭文贵爆料了，搞垮了共产党，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心灵中的某种希望。将来共产党垮了，国安部爆料，他们的那些行为和信件都会告之于天下。所以，不论是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还是在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都有人低声呐喊过，“中共不能垮，中共垮了我们怎么办？”这不是秘密，民运圈内的人知道这个事情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对郭文贵的爆料即使不是鲜明的反对也是态度暧昧，说你有真有假，有的不是真的。你调查过没有？你没有调查，你就没有权利说他是假的，就像你没有调查，你也没有权利说那是真的一样，但是人民相信他。人民为什么相信他？因为人民了解共产党，我们这些人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九十年坏事做得简直是无以计数，从来没做过好事，它做的坏事人民点点滴滴都记在心头，它杀的人的儿子、孙子都活着，八千万、上一亿的冤魂让我们知道中共是从来不干好事的。特别是近十年来，特别是八九以后，它所做的坏事是日新月异，人民的困苦是日益加深。所以，芝加哥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跟我说的好：“我既关心郭先生爆料，我又不关心郭先生爆料，我不看舍不得，看了又叹气。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从来没做过好事，它的坏事做得太多了，你今天就是爆着比郭先生爆料还坏的事情，我都相信，你讲共产党怎么坏，我都完全相信，因为共产党就是个坏种，九十年没干过一件好事。”是的，郭先生只不过是把更高的、更可怕的、更无耻的现实揭露开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几代中国人，都是有切肤之痛，割肤之感，心里十分清楚啊，当然相信他。

第三种，那就是觉得郭文贵爆料不能说他不，不能说他不是反共，不能说他不是对中国的民主自由会有好处、有推动的作用，可是心里又不甘心他讲的都是真的。这是什么问题？是感情问题。是糊涂。我们有一批自命清高的、自认清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屑于郭文贵这样的人保留，因此他们对这个爆料就心存疑处，他们对于广大的人民支持郭文贵爆料看不上，他们说那是“愤青”、那是“愤老”，那是“愤

民”，那是“暴民”，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把自已放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来对郭文贵先生横加指点，来对我们人民对郭文贵先生的支持横加评判。

几年前一个福建的商人告诉我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在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脊梁骨被共产党打弯了，再也伸不起来了，再也不想直起来了。”我以为他讲到了要害。就是这样一类知识分子，他们羞羞答答地看郭文贵先生的爆料，羞羞答答地指责郭文贵，却面无表情地指责我们支持郭文贵先生爆料的普通人民。这几年来，骂人民是“暴民”、“刁民”的人太多了。我想请问大家，没有暴政何来暴民，没有苛政何来刁民？人民要活，想尽种种办法使自己在苛政下活下去，他不“刁”，他的肚子吃不饱啊。人民要生存，在共产党的虎狼之牙的迫害下，他不“暴”他就不能够生存啊。这些人，用他们对人民的态度来对待郭先生和他的爆料，朋友们，你们说，他是对还是不对？他当然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拿掉你们的清高吧，你们现在不清高了。你们身上穿的、嘴巴里吃的、脑袋里想的，都是共产党给你们的那一件缎子、那一盆东西、那一把钞票，不干净的。不要装作很干净的样子。站出来，把所谓的清高扔掉，向人民走去，走到人民的队伍里去，去支持郭先生爆料，去推动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要天天在家骂共产党、到了机关里面就讲共产党好，就说“形势一片大好”，比共产党讲得还要好。我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我理解你们的痛苦和难处，但是我今天不理解的是，知识分子的起码骨气和勇气到哪里去了？也许我的话讲多了，但是，正是因为郭文贵爆料具有这样一个根本性质，所以海内外真正的普通人民都支持他，海内外真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支持他，这才是要害所在。所以我辛灏年当然支持他，没有疑问地支持他，并且不问他以前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今天我就支持他。

郭文贵爆料，人民是发自内心地赞成的。有眼光的、有骨气的、有立场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明确地支持的。但这不是郭文贵先生在逼着我们表态，他没有逼过。我辛灏年几个月没有出来讲话，他从来没有自己、也没有让任何人来逼我对他表态。如果你认为必须逼着谁来表态，那你自已脑袋里面还脱不开专制思想的干系。我们是自觉、自愿地表示我们支持他爆料，这才是根本。郭文贵爆料，正是在这个根本的性质上让我们看到了海外民运的状况。我不愿意多讲民运。我这二十年来对民运的态度是，开始很积极地认为，只要他们真反共，那我就跟着他们干。可是，我慢慢地发现了，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

二十年来，我所遭遇的可以写一本书，但我的态度是对民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心里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好一点，能够团结得更好一点。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正如大家都看到的一样，我们的愿望似乎很难实现。也正因为如此，郭先生的爆料对民运等于是一次政治的检验。郭先生在揭露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的贪腐和黑暗，作

为一个自称是“民运人士”的人，自称是“民运领袖”的人，自称是“民运大佬”的人，你只有权利支持，你没有权利反对。你的反对就说明你的立场站错了，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哪怕多年来你们没有做到多少让人民振奋的事情，你们甚至做了很多让人民叹息的事情，让我们这些爱民运、希望民运能做好事、做大、做得很光辉的人伤心的事情。在郭文贵爆料的事情上，当历史通过郭文贵先生给了我们一次机遇的时候，你只能站在郭文贵先生这一边支持他爆料、帮助他爆料、推动他爆料，你不能站在反对的角度。你站在反对的角度上，你就跟共产党公开合流了，因为你在保共产党——反郭文贵爆料，就是保共产党的黑暗。我有点激动，那是因为我看到有些民运人士表现得太不象样。我想告诉大家，我对民运是一再忍让，最后干脆用逃跑的办法，躲避，但是我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对我来说，凡是揭露中共黑暗腐朽的任何人所爆的任何料都是我们应该支持应该拥护的，站在他的反面就是站在人民的反面。人民的反面是什么？就是专制的共产党层层统治集团，特别是它的最高专制统治集团。

同情刘晓波，怒斥“保共改良派”

今天我讲得比较随便，我是想讲一讲心里话，大家也看得出来，我讲的是一种真情，我没有做作的东西。那么我想说，恰恰郭先生的爆料又遇上了刘晓波先生之死。我想，对刘晓波之死，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赋予非常大的同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同情这样一个人。他在我们人民的敌人——共产党的法庭上，对审判他的共产党说：“我没有敌人。”可是共产党还是把他当敌人一样，让他死在监狱。这能够令人不同情吗？一个民运人士，一个蜚声海内外的民运领袖，一个自称是“没有敌人”的人，一个一心一意想和共产党双赢、希望共产党改革、共产党终于能够把中国推向民主而他自身的和他战友们的民主事业也能够胜利的这样一个人，却被共产党逼出了这样的下场，所谓“死无葬身之地”。能不同情吗？当然同情了。不同情就不是正常的人，不同情就对民主和自由缺少一种正义的关怀。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多谈。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多，海内外纪念刘晓波先生、怀念刘晓波先生的人，同情刘晓波先生的人，实在是比比皆是。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刘先生不幸去世以后，海内外的“保共改良派”们以为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纷纷出笼，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拼命地丑化暴力，丑化人民对共产党的暴力反抗，不容许人民反抗中共。这是一件很笑话的事情。你们以为你们是在继承刘晓波的遗志吗？不是的。你们是在违反刘晓波的遗志，因为刘晓波先生说“没有敌人”，可是你们把我们的人民，要反抗中共暴政的人民，当成敌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把我们痛苦的、无奈的人民说成“暴民”和“刁民”，你就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就是人民的反对者，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今天，一切被中共暴力镇压、被中共长期专政逼迫下的人民，试图也用

武装的暴力来反抗共产党，你们把这些人看成是你们的敌人，这不是对刘先生的孝顺，不是！你是在反对他，刘先生说“没有敌人”，你们把人民当敌人，你们把敢于反抗中共的人当敌人。你们是什么人？你们就成了中共的自己人了。

我长期以来在我的讲演中，在我的思想里，一直有这么几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在中共持续用暴力，甚至越来越疯狂地用暴力在镇压我们大陆的贫困的下层人民的时候，在欺负我们的中产阶级的时候，凡是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你首先要有本事让中共也“和平”、也“理性”、也“非暴力”，否则你就没有资格单另对人民喊“必须要和平理性非暴力”。当人民遭遇宰杀、遭遇暴力的镇压，当人民辗转在强拆的车轮之下，压路机的履带下面的时候，你高喊“人民只能和平理性非暴力”，你就是个混蛋！你应该转过脸来向共产党高喊“你要和平理性非暴力，你绝不能不和平、不理性，坚持暴力镇压”。你没有这个本事，你就没有资格对人民说这句话。我告诉“保共改良派”们，你们如果再说这句话、再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那我就想告诉你们一声，先回去求你的共党爸爸、求你的共党妈妈不要对我们的人民暴力。这是个基本原则。当你的女儿被暴徒强奸的时候，你的女儿在反抗，你就单单地对你的女儿喊“和平理性非暴力”，那你就是畜牲！不要嫌我讲错话了，这郁结在我心中实在时间太久了，“和平理性非暴力”随着改良派统治海外三十年之久，大害不已。

第二，只要人民讲革命，只要有人有了革命的觉醒，就有那么一些人，“保共改良派”们，他们就来拼命地反对革命、咒骂革命，甚至于诅咒主张和鼓吹革命的人士。几十年来他们一贯如此，不久前我还看到某个民运的大人物，是个主编，在跟贴里面骂那些鼓吹革命的人：喊革命你滚回大陆喊去，在海外喊什么？你让大陆人民去死、去革命、去送死，你自己不回去送死。貌似有理，正气凛然啊。是这样吗？谁都知道中共的残酷，谁都知道许多海外有志之士有国不能回，有家不能归。如果像满清后期那样，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大量的同盟会志士仁人都能够潜回国内去发动革命，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还能如此的艰难困苦吗？如果我反过来说一句，你们不是要帮共产党改革嘛，你们不是要把保共放在最前面、改良放在第二位，然后哀求、跪求、哭求中国共产党改良，你们要帮助他改良吗？你们这些人呆在海外干什么？你们几十年在海外吃着国民党的、拿着美国政府的，干什么？回去呀。你们不像讲革命的人那样危险啊，你们是帮共产党改良的，你在海外怎么帮，你只有回去呀，回到体制内，回到习近平领袖的身边去帮助他改革、给他出谋划策呀。一方面，像满清的改良派那样为他出谋划策，另外一方面帮助他策划如何镇压革命人士。你们骂革命派鼓吹宣传革命的人不回去，你们自己为什么不回去，你们应该首先回去才是正道啊。你们没有资格骂这样的话。你们如果骂这样的话，我再想跟你们说一句，那就是：你为了保护共产党，绝不容许人民革命。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满清的改良派们

跪求满清改良四十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遭到镇压。最后，革命大潮兴起，一批人真诚地投奔了革命，一批人投机地进入了革命的洪流，一批人撒手不干了，一批人怀着对满清王朝的无限深情，在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一步一步掀起了复辟帝国、复辟专制的恶潮，才造成了我们中华民国后来的种种悲剧的产生。

我还想讲的是，暴力革命自古有之，唯有中国共产党的祖宗马克思才把它理论化，提出了暴力革命。任何朝代都出现过暴力革命、暴力镇压，可是没有一个统治者公开地提倡暴力，只有马克思和马克思建立的共产党，才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浪，冤死、害死、杀死、毒死、病死、饿死，最少估计是一亿两千五百万人，仅仅中国，按照两位法国记者所写的书来说，是六千五百万人。你们不谴责中国的暴力和它所带来的血腥之祸，却将那些鼓吹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实现民主的人民骂成是“暴民”、骂成是“挑衅者”、骂成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不就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吗？“保共改良”跟晚清的“保皇改良”一样，“保皇”第一，“改良”第二，第三就是镇压革命。

我最后想讲的是，今天海外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郭文贵先生爆料所带来的这种状态，是由来已久的。三十年来，中共的改良主义分子们，那些总是自从自己是“体制内”的改良分子们，实际上就是专制体制内的改良分子们，他们在海外截取了所有的资源，他们霸占了所有的媒体，他们垄断了说话的权利。今天，在郭文贵先生爆料的问题上，他们又想群起而攻之。你们再这样做下去，就等于赤裸裸地把你们和共产党的关系用你们自己的手揭得一乾二净。

革命大势正在兴起，刘晓波去世之后，由“保共改良派”们海内外掀起的这一股反对革命为目的、反对“暴力”为口实的恶浪，随着人民的普遍革命觉醒，随着革命志士的勇敢奋斗，你们一定会像晚清的那些改良派一样溃退下去，崩塌下去。欢迎你们其中的大多数人走向革命的洪流尽心尽力，不希望你们继续以革命为敌、以共为友。

对中共不利的政治形势一天一天扩张着，企图保卫共产党的力量在一天一天削弱着，为什么？人民早已在觉醒，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在人民的觉醒上又大大地推动我们向前走了一大步。共产党的末日不会太远了，让我们用自己的努力，让中共的最后阶段更早地结束！